



## 苦瓜情愫

□晓荔

对于苦瓜的感情，并非与生俱来，是历经些世事，心境渐渐旷远时。

记忆里，每至春天，母亲会去田野里、河沟旁，挖许多苦菜，加些面拌着蒸菜吃，或晒干泡茶喝。我不喜那苦味，闻见便远远地躲着。母亲说，少吃一点，去火。看母亲津津有味地吃着，那苦味我却总是无法消受。

后来，母亲在菜园里种了苦瓜，翠绿的藤蔓像一堵墙，在枯树枝搭的架子上绕来绕去，上面挂满了嫩嫩的、水灵灵的苦瓜，其间点缀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，漂亮极了。我喜欢这道风景，但苦瓜疙疙瘩瘩的表皮，让我想起一句话，“拉着张苦瓜脸”，还想起了蟾蜍。

再后来，男友跟我回家，一眼望见那个苦瓜架，大为兴奋，他上前摘下几个苦瓜，洗净，做了盘凉拌苦瓜。我说你敢吃，它味极苦，我吃一点要漱口，含一口糖水，才能继续吃饭。他朝我温暖地笑笑，在我面前慢慢地嚼，那甜甜的神色，让我惊讶不已。他说，苦瓜入口苦，入胃甜，先吃一根细细的丝，坚持着咽下去，吃着吃着，你就不觉得那么苦了，细细品来，反而觉得嘴里有一股淡淡的香气。

后来，我渐渐喜欢上苦瓜，喜欢它苦味过后，留在嘴里那淡淡的甘甜和清香。此时，男友却离我远去。我开始不时为自己炒一盘苦瓜，碧绿的苦瓜，炒出来也是碧绿的。冬天，没有碧绿的苦瓜，我便喝苦瓜茶，茶片在杯中翻滚反复，百转千回缠绕于心头，是点点滴滴的过往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也许，爱一个人，像吃苦瓜，苦是苦了，但也有心中难舍的清香。

再后来，知道苦瓜有一别名“半生瓜”。当你爱上了苦瓜的味道，也许青春渐渐走向尾声，人生已有些沧桑，穿越生命的曲折与煎熬，再回眸，已是万水千山，再品尝苦瓜，便悟出“半生瓜”的微苦之境。

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苦瓜气味苦，寒，无毒。主治除邪热，解劳乏，清心明目。”在一个静美的早晨，喝着苦瓜茶，听着陈奕迅的那首《十年》，犹如品味岁月的味道。曾经爱过，恨过，这一生足够了。学会以优雅的姿态，将生命中的苦轻轻拨落，享受一分清凉的心境。

## 盛夏的果实

□颜巧霞

夏，焰腾腾，热燥燥的，可是又让人有一种奇异的妥帖的心安。夏像母亲，是这样的一种，乡下久而得孕的女子，终于尘埃落定做了母亲。她总怀着一腔热气蒸腾的母爱，她汹涌的爱，急湍湍地朝向他们，向那些顽皮的乡下孩子流淌开来。

她溺爱他们，舍得捧出她倾心倾力长出的果实，未熟的，熟透的，任凭他们享用。

树上的桑果儿，乌亮亮的紫，晶莹莹的红，她鼓起嘴巴轻吹一口气，桑果儿下小雨似地扑簌簌往下落，孩子们奔过来，小嘴里塞得鼓鼓的，口袋里呢，也揣得鼓鼓的，再互相看一眼，嘲笑对方像田里的青蛙换了紫衣，笑声银铃似的逗引得夏也笑了起来。

邻家树上的雪花梨，青翠翠的皮上，白点似雪花，梨肉是细腻腻、甜津津的。爬树比猴还快的男孩子，吱溜一声已坐在树丫上，嘴里嚼着，手里抱着，女孩子们在树下气得直跳脚。

藤上的葡萄，一串串，一挂挂，紫的，绿的，珍珠玛瑙似地诱惑着孩子们，比童

话里的狐狸还狐狸。架上的黄瓜，细长长的，像苗条的有性格的美女，要小心再小心她的刺。摘一根，用妈妈的布围裙兜头盖脸裹上去，抹一把，再到小河里濯一下，啃起来，咯吱咯吱，又脆又香。

水里的菱角是很给面子的，捞出水就可以吃了，嫩嫩的，甜甜的。多少年后，回想起来，那滋味堪比初恋。而老一些的菱角要用铁锅焯煮，煮好后的菱角，还要借助刀来剥开，可是滋味更好了，黏里裹着香，像美好的婚姻，经风历雨后，反而更醇香、稳妥了！

藕是慢性子的大家闺秀，却再也不肯听夏的话，莽撞撞就上场来，她自顾自开着花，乌沉沉的泥水埋着秀美白嫩的身子。孩子们谁放得过她？他们学着大人说，吃藕就吃花香藕。花香藕的美妙，更是成年之后才懂得的，那不仅是藕的嫩、白、甜的美妙滋味，还有张爱玲要的那份“出名要趁早”的淋漓尽致的痛快在里面。

夏就是这样，对着她爱的孩子们迫不及待且不遗余力奉献她能献出的果实，来成就她最盛大的母爱！

## 山上山下

□陆雄

我没有马上起身离开山顶。尽管，他们在不停地向我招手、呼唤。

这是刚进山区便遇到的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山。山腰之上，嶙峋突起却更显光秃的山包，趴在稀稀落落的杂草与灌木丛中，裸露着灰沉沉的本色。与众不同，在山包的一侧，峭立着窄且高的山岩，桀骜地仰望天空。

我知道，那些过客般匆匆离去的同伴，是为了健身而来，来之前就曾说“锻炼锻炼身体而已”。而我为什么迟迟不愿离去？小山沉静地屹立在这里，实在是一座没什么看头的山。但，它实实在在是一座山，一座有着自信与尊严的山。沧桑，掩盖不住它的天然与纯洁；朴实，却更显露出它的大方。

站在山顶，就像到达了自己心中的山峰。深深地呼吸，让空气贮满肺叶，你会为征服与拥有了它而从心底涌起感动，有一种力量会充实你的心灵。你是自由的，你是轻松的，放眼望去，阳光下，坦荡广袤的平原，曲线清晰的山麓，连绵起伏的山峦，像被放大的景象，任由你细数其间的沟沟坎坎。一览众山，你愿与千山亲和，与万壑友善。这时，你也会随意地说你想说、做你想做，或许你还会纵情地呐喊，没有谁会干涉你的逍遥，你甚至可以忘掉一切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寂寞袭来。同伴的身影早已消失，汗水散去，热力减退，我感到身处一个巨大空间中实与虚的交界点上，精神开始弥散。目光慢慢地收拢于脚下，看咫尺之遥的昆虫爬行，而那山腰处建造的土庙，像在趁虚而入，想要召去我无主的灵魂。与其说是依恋、不舍，不如说是在心中固守着什么。离去，失落将与你相随；固守，群山莽莽，再无掌声，孤芳自赏，悲凉与无助与你相伴。何去何从？

在山下一家叫美食山的饭馆里，我与同伴们会合了。

我已是饥肠辘辘，不考虑吃相，顾及的只是入口的感觉和入胃的分量。酒酣耳热之时，店家放起了音乐，有人随着音乐唱起来跳起来，一曲过后，没有鲜花，便举着带缨的萝卜相互祝贺。此时的喜悦与激动，就像又爬上一座山的峰顶。

我开始对店名产生了兴趣。“美食”，当然是在表明其看饕的精美，而“山”呢？小店开在山脚下，借群山的庞大气势，当然是在夸耀其食品丰盛如山了。店名的用意仅为招徕顾客，而真要领悟美食的精美，非游历了名山大川亲自品尝珍馐美味的美食家不可。

这使我又想到了登山家。他们为什么要登山？马洛里说过一句登山家名言：“因为山在那里。”山的召唤永远是抵挡不住的诱惑，在生与死的反复考验中，仍有勇士希望登上山巅。登上低海拔的山，就想登高海拔的山；登上海拔6000米的山，就想登8000米的山……消化了登顶的喜悦，就会平添征服自然的豪气，眼睛永远是瞄着下一座山。

无论是美食家还是登山家，登临众“山”之后，感受到的是回归自然的喜悦，每一次的攀登，都是一次吸收和消化的过程。他们并没有把山踩在脚下，没有去固守山顶的那份孤独与苍凉，他们的内心是祥和的满足的，他们的人生也因此而精彩。

行走在山下平缓的土地上，我感到身轻如燕。山在我的血液中化去了，化作了一叶扁舟，轻松地载我前行。我停下来，就像又站到了大地的原点，看熟悉的街景，听市井的喧哗，不用向谁述说你爬山归来，在人们的喜怒哀乐中，我平静地让心灵升华。

常爬爬山真好！能消化掉心中那些难以消化的东西，让你荣光满面地生活。不论是郊野的山，还是心中的山。

## 山林听雨

□飞鸿

与友说好要到乡下去避暑，只等天亮就出发。夜里睡得不很踏实，梦里还在为出行的事一半欢喜一半忧。朦胧中，忽然有雨滴敲打窗户，哦，下雨了。这夜半的雨突如其来，不疏不密，不疾不徐，没有征兆没有暗示，没有夏日午后的电闪雷鸣狂风大作，如新娘般轻步缓移，是不忍打扰了人的好梦呢。想想几个小时后的出行，也不用担心，毕竟这夏天的雨说来就来，说去也就去了。

不再沉睡，断断续续听雨滴落屋檐，发出直且硬的“叭叭”声，内心则更向往一块踩上去柔韧又松软的土壤。天色已亮，雨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窗外丝丝缕缕地透进来温润的凉意……朋友是性情中人，说，那就到山上去听雨吧。于是就去。

一直怀念五月的山林，是那种柔嫩的新绿，像十几岁女孩子的脸，焕发出不可抵挡的生命魅力。而如今，仅仅几个月的时光磨砺，使得它们虽被雨水洗过，密密麻麻的叶片透出幽幽的墨绿，却依然显得苍莽深邃，让你不得不感叹人到中年的苍凉。雨收了，云雾并没有散去，一切都是沉甸甸的湿。山脊就在神秘莫测的不远处时露时隐，满坡的树木静静垂立，鸟儿和蝉正躲在树叶下梳理不小心被打湿的羽毛和翅膀，只有小溪带着雨水的故事，吵吵闹闹不肯停息。

安排好住处，还没来得及及出门，雨又下起来。城里的雨是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分头降落的，我们听到的雨声也是

断断续续。这山林的雨却是流线型的，雨点自山顶沿着山坡跌落，雨声也是自上绵延而下，显得连贯通畅，势不可挡，如一支神速的笔在铺开的稿纸上沙沙写过，每一行都是一句优美的诗，没有停顿，没有标点，仿佛蓄谋已久的情感，终于找到一个爆发的点，顷刻之间，一首《孔雀东南飞》、一曲《长恨歌》、一篇《洛神赋》便跃然纸上。

当然，听这样的雨，你需要整个身心的付出，有点儿累。其实，很多时候，这山林的雨只是一群简单的使者，它们踏着既定的节拍，沿着满山满坡用树叶铺成的绿色通道，小跑着奔你而来，你只要静静地站着，那雨的脚步就会一直跑进你的内心深处，有时急切，有时缓慢，你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它们的风风火火，从容不迫；甚至还有温情脉脉……你可以用心与之相对，人生的种种也便在这声音里消融、升华，只留下一片宁静。

没有风，没有雷，没有电，再没有什么声音可以穿透这山林的雨。整个世界静寂得只有雨声，它们不落在泥土上，只落在已经能够经受任何风雨的树叶及草茎上。然后，让所有人满眼都是湿漉漉的，内心无端生出许多感动。就这么带着一种虔诚的心情，听那天籁之音簌簌飘过，不是诗人也要吟句“山林听雨别有韵，天上人间两相知”了。

持续几天了，雨还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浸满了雨水的云、雾、山、树、石、小溪越发地沉稳厚重，而挺立在天地之间的人却更显得虚幻飘渺了。